

渐行渐远的温暖

申功晶

往日，一到冬天，洗澡成了生活中一件大事。那时候，家家户户大多以盆浴为主。春夏秋三季尚可，到了隆冬，上了年纪的老人家，手脚缓慢，盆浴极易冻出感冒，于是，也顺潮流改去了澡堂（江南唤作“浴室”）。

天气越冷，澡堂的人气越旺。母亲带着我走到前台，先交钱、换鞋、取手牌（钥匙），穿过透着橘红灯光的昏暗过道，掀起布帘，一股蒸汽扑面而来，耳边开始嘈杂，“啪嗒啪嗒”的板鞋声时近时远……母亲看着手牌上的号码，开始找寻对应的木柜，取出钥匙，打开柜门，母女俩先脱去里里外外的衣服，装在自带的塑料袋里，用钥匙锁好。而后趿着自带的板鞋“啪嗒啪嗒”朝空置的淋浴器跑去。我从小就是一个内向的孩子，这般赤条条在人前走来走去，委实害羞得紧。母亲把我放在小浴盆里，自己先洗头、冲刷、搓身子，我不安分地拍打着地上浮起的泡沫。等她自己捋倒完，开始给我搓泥丸子，挠到脖底、肢窝，我咯咯大笑，把身子扭成扭股糖，水花伴随着肥皂泡沫飞溅到母亲眼睛里，母亲本来就没耐性，把我按在木盆里，一顿巴掌没头没脸拍下来，我嗷嗷一通乱叫，母亲厉声道：再动打死你！我只能吃痛任由她摆弄。

于是，念叨起男浴室的好处来，大概在两岁左右，父亲抱着我去男浴室泡大汤，一群糙老爷们儿赤身裸体泡在水池中，热水稠糊糊的，热腾腾的水蒸气中略带一股尿骚味，水温很烫皮，他们躺在池子里，双目微闭，有些人嘴里不知在哼唧什么，有些人禁不住摇头晃脑，宛若置身瑶池，进入仙境。父亲说，摇头的一准刚排出一泡尿。泡在池子里，经热水一激，尿液在膀胱里膨胀，正泡的舒畅，谁愿意中断这种舒坦，跨到冷冰冰的池子外面去撒尿呢？现在回想起来，胃部一阵痉挛。无怪乎《红楼梦》中，贾宝玉说：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做的骨肉。我见了女儿，我便清爽；见了男子，便觉浊臭逼人。

可这样的澡堂，却是我祖父那个年代官商文人、贩夫走卒们的乐园。男人们洗过澡后，跑堂的拿一个装着

开水的铜盆，端到浴客处，取出毛巾双手一绞，帮你擦遍全身，不留一点水渍。浴客雅间床铺上一躺，老师傅提着木箱，问要不要修脚、剃头、刮胡子，刮胡子是个技术活，既要刮得干净地道，又不能弄

出一点血。擦背、捶背、拿筋、点穴等也是可选项目。捶背有一定套路，手握成空心拳，从上到下，调控轻重缓急，有节奏地敲打。经此一番服务，祖父全身通泰，躺着眯缝着眼，不由酣然小睡。一觉醒来，精神焕发，出了大门，叫一辆黄包车直奔茶楼去听说书、吃茶点了。

洗完澡，母亲一手拎着浴盆，一手拉着我，走出大门，天已漆黑。澡堂的斜对面，一缕灶火在夜色中飘忽，是馄饨摊！雀跃的火苗照得人从心底滋生出一缕“灯火可亲”的暖意。母亲搀我坐在板凳上，一人叫了一碗，泡泡馄饨是现包现下的，老板娘从案板上取出一张面皮，右手拿起竹片刮板，利索地在搪瓷盆里挑起一丁点儿肉馅抹在皮子上，变戏法似的一捏而成，待凑足一定数量，用沾满面皮粉的糙手麻利抓起，轻抛入沸水，伸下爪篱搅动一圈，果断一个抄底，将馄饨尽数托在爪篱中，顺势甩了一下残留的热水，滑入早已配好调料的青花瓷汤碗里，煮好的小馄饨泡泡似的漂在葱花点点的高汤上，一只只溢满汁水，从皮儿到馅儿饱而又透明。端着碗小心翼翼先喝一口汤，让五脏六腑都活泛起来，再舀一个送入口中，趁热小口咬开皮子，稠滑的皮子抿嘴间片刻即化，余下粉红的馅，带着肉的鲜香，在唇舌间酝酿，吃了个面酣耳热，觉着这便是世上少有的美味了。

吃完馄饨，开始钻迷宫样的弄堂。从一户人家的正门进入，跨过天井，穿入湿滑阴暗的宅弄，所谓宅弄，即一个上下左右封闭的空间，莫说夜间，即便大白天，宅弄里也几乎不见一丝光亮，一阵穿堂风紧贴着石板呼呼而来的时候，凉飕飕的东西在背心蠕动，很容易让人想起鬼故事，尤显阴森恐怖。宅弄深处，曲径通幽，不知深几许，我们娘儿俩手拉手，有一搭没一搭聊着天，藉以减轻心中恐惧，行至尽头，豁然开朗，方才如释重负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
回到家中倒头酣睡，且睡得分外香甜，经常能美美地做一个大头梦。母亲带我洗完澡，还能吃馄饨、钻迷宫，由此，我也不是很讨厌去澡堂洗浴了。

时过境迁，如今鲜少有人再去澡堂洗浴，很多老字号澡堂也关门大吉了。老城区的弄堂口，有一家老式浴室，是一对外来打工夫妇开的，两口子起草摸黑，“回头客”多为本地土著老人。

我心血来潮，拎着换洗衣物，花费十块钱洗了一次。果然，不考虑用水成本，可以尽情冲刷，直至浑身松泛通泰。一出门，绷紧的皮肤红彤彤像个刚摘下的红富士。冷风一激，脑海中浮现出杨绛先生《洗澡》中一句话：“人生一世，无非是认识自己，洗练自己，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。”我自知没有杨先生的觉悟。我洗澡，大抵洗的是一种怀旧感吧。



莆生石上 张云 摄

村里那口水塘

刘庆明

村东有一口水塘，离我们家只有百来步，过了水塘，是一条小河，小时我跟随伯父伯母一起生活，因为水塘和小河离家不远的缘故，喜欢玩水的我没少挨伯母的竹梢抽打，不过每次挨打，伯母高高挥起竹梢，落在身上却又很轻，不忍心用力抽打在我身上。

这口水塘的水很清澈，是一口活水塘，从山涧一条小水圳流下来的水经过水塘，水塘里也有一个排水口，故称活水塘。

我记得女人洗衣的地方，是用几块麻石铺在水塘边，那时使用水泥不普遍，村民们砍下松树，一头削尖，插入水塘，挥起大铁锤，把松树桩砸进泥里，这样接连打上一排松树桩，水浸万年松，松树在水里寿命长，然后在上面铺上麻石，这样女人就可以方便地在麻石上洗衣服了。

女人在水塘里洗衣服，说着东家长，西家短，谁家姑娘嫁到哪个村，生活光景怎么样，男人对她怎么样，谁家媳妇对待公公婆婆孝不孝顺，哪个村子的婆娘偷野汉子的趣闻，女人们都要议论一番，有时说得哈哈大笑，有时也会为谁家的纠纷发表不同意见而争吵几句。

盛夏的傍晚，收工回来的男人们，也会站在麻石上搓澡，要是没有女人在边上洗衣服，洗好澡，就在水塘边换上干净的衣服，要是还有女人在洗衣服，便提着衣服回家换。

这口水塘有一人深，不管哪个大人要是发现有孩子在水塘边玩耍，都会大声吆喝着孩子回家，还会和孩子的家人说一声，提个醒。

这个水塘，只许洗衣服，洗蔬菜，不许刷马桶，洗粪桶，这是村里的规定。

水塘大家爱护得好，又是活水，所以塘水常年保持着清

澈，水塘的管理权属于我伯父所在的这个生产队，所以，水塘里放养了鱼苗，也没有谁割鱼草丢入水塘里，只是让鱼自然生长，吃一些洗衣洗菜的肥水，水塘出水口，用一排竹片围着，这样只能出水，遇上天下大雨，鱼也跑不出水塘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在水塘边抓蜻蜓，水塘边也生长着少许的小柳树，蜻蜓站在树枝上，我只顾着去抓蜻蜓，结果脚下踩空，掉入水塘里，我在水塘里使劲地挣扎着，其他小伙伴吓着了，有一个拼命跑去叫我伯父，正好伯父从菜地里回家，他飞快地跑到水塘，一见我在水塘里挣扎，跳了下去，一把将我救起，因为救得快，我只喝了几口水，后来伯母只要发现我在水塘边玩耍，就会毫不客气地用竹梢把我赶回家，要是顽皮，不愿回家，伯母就会挥舞着竹梢朝我身上抽打过来，虽是轻轻地抽打，但还是感到身上肉麻麻地痛。

7岁那年，我离开了伯父伯母，回到父母身边生活，我退休后再回到老家，虽然伯父伯母已去世几十年，小时候我见过的那些大人们也都已作古，但那口水塘还在，不过塘里的水不再清澈，水塘里有不少人家放养的鸭子，也很少有人在那里洗衣服，问一问人家，都说在水圳里洗衣服，再说年轻女人和老公都在外打工，有的一家人都在外面，买了房，定居在异乡。那洗衣服的麻石也不见了，在水塘边用水泥砌了洗衣服的阶梯，由于洗衣服的人少，洗衣阶梯上也不干净，要不是在水塘里放养鸭子，人们或许还会在水塘里洗衣服。

一口清澈、充满人气的热闹水塘，如今变得非常清冷，我再也听不到女人们的捣衣声和热闹的说笑声了。

